

朱子大全集

第六
函
八
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卷第一

書

問答

答黃直卿

卷第二

書

問答

答蔡季通

卷第三

書

問答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

佐

答趙都運

善譽

與田侍郎

子真

與章侍郎

茂獻

答尤尚書

袤

答郭察院

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卷第四

書

問答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

栗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

君房

與蔡權郡

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答王子厚

銖

答丘子服

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

孝述

答折憲

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

柯

與王撫州

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金帖

卷第五

書

問答

答劉韜仲

問目

答李繼善

問目

答劉德華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書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間計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卽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末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卽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嫌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論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僞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

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宇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一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

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踟躕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踈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爲佳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皙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黼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

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紮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

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

又集解逐段下駁

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

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向奏乞賜也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悵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

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盱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䟽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其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爲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爲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爲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䟽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日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

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爲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校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爲盡善

已再條具寄之矣

幸亦時爲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爲佳榮雷之

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漫錄云可以示耳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

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沉爲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爲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但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多模樣也

僞學之章首辨張非僞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爲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爲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爲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